

#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目前的兩大問題(文)

經濟會議(實)

北京下了以後(二)

物質建設中的廣西

日本的對滿政策與中國統一的前途

荷花池頭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三)

上海臨時法院的易長問題

松子

前鋒

楊雲竹

劉開渠

西澹

梁鑒立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186, June 30, 1928.

第八卷第一八六期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每星期六日出版  
號立券之新聞紙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美歐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 求人不如求己

處今之世。風俗日儉。虛偽相尚。人心愈益勢利。凡在有錢之時。趨交朋友。則此往彼來。酬應至無虛日。親密堪稱莫逆。設一旦勢窮財盡。則昔日之爲知己者。至此而相逢陌路。若向其告貸以濟急。十九不能如願。故吾人處此奢習成風之社會。應當早早覺悟。乘此在社會服務之時。諸事節儉。月積若干。儲蓄於銀行中。年復一年。即可積成爲鉅數。則偶有需用之時。不致問親朋告貸。看人家勢利的面孔。諸君！諸君！俗語所謂。「酒肉朋友千個有。急難之中一個無。」請常常牢記於心。趕緊積儲起來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各種儲蓄存款。應有盡有。如需章程。函索即寄。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 中央八〇五〇

醴陵劉彥著

## 被侵害之中國

劉先生是二十年來痛心不平等條約的人。他著這部書的目的是：一則欲使研究不平等條約者，得簡單入手之途徑；二則欲使研究取消不平等條約者，得根本解決之要領。這書的內容，實在是我們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民族革命期間，人人應具之常識。書已排印就緒，不日出版，特此預告。

上海太平洋書店謹啟

商務印書館出版

## 英文世界史大綱

一大冊

定價五元

An Outline of Universal History

美國 George E. Sokolsky 著 全書三十九章，三十萬言。凡人類演化之經過，東西交通之陳跡，以及現代文化之趨勢等，莫不加以有系統之敘述。對於吾國文化在世界史中所佔位置，書中亦有忠實之記載，尤爲西文世界史中所罕見。至其文筆之淺顯，議論之平允，插圖之豐富，專名之漢釋，亦非他種史籍所能比擬。書中重要處，並附有胡適之、丁文江、何炳松諸君之討論及見解，散見註中，均屬精審異常，與原著有相得益彰之妙。



**白金龍**

美女目中之名烟

人人愛吸  
蒙蒙風行  
烟中領袖  
國債明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 時事短評

#### 目前的兩大問題

中央黨部已決定于七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據一般的談論與推測，這次會議所要討論的，有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國民會議的召集問題。一是裁減軍額的問題。

國民會議的召集問題，涉及建國大綱與總理遺囑的解釋。此項解釋權究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抑應保留于第三屆黨員代表大會，也許還有討論的餘地。至于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解釋，在理論上，似乎不容爭辨。中山先生于其遺囑中主張促開國民會議，原冀以國民會議為實現統一的一種策略；現在統一之目的已經貫達，自然用不着再言統一的策略，而當遵循建國大綱，從事于統一後之訓政工作；等到全國有了過半省分完成訓政，然後召集真正能夠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這種邏輯，我們覺得無可置疑之餘地。

裁減軍額，國民政府于其最近對內宣言中，已列為亟須舉行之要政。李宗仁等近亦一再要求中央，實行兵工政策。閻錫山最近電致中央，亦要求中央召集各領袖，商決裁減軍額與統一軍權之計劃。我們切望第五次會議，對於這個裁兵問題，不只空空洞

調，宜言兵額亟須裁減，而能對於裁兵的經費，裁減之數額與時限，監督裁兵之人員或機關，以及防止補充軍隊缺額之手續，一為精審之決定。我們知道，我們的軍費實占全國總支出百分之九十以上（據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每月軍費達三千萬元以上）；我們近來的支出，又大半以債券收入為來源。我們如果不能大舉裁兵，我們的財政當局絕對無法提出一個收支適合的預算；我們的政府，亦決不能希望做什麼經濟建設事業。

所以第五次會議的成功與否，全要看他能否完滿的解決這個裁減軍額問題。（文）

### 經濟會議

國民政府統一了中國十八省以後，要做的事情固然是非常的多，但是急切不容緩的事情，總要算軍隊的收束和財政的統一兩件事。財政部早一晌已經召集了一個全國財政會議，現在又要召集第二次大會。如果事情順手，將來或者可以使財政上軌道。不過凡事說起來總是沒有甚麼了不得，因為假使沒有一個好好的準備工夫，那議論就不見得十分中肯，因此實行上就不見得有甚麼結果。財政部有見及此，於是在財政會議之前，召集一個經濟會議，想把財政上所應行規畫的事項，在經濟會議席上討論出來一個大體方案，然後財政會議覺得比較的容易一點。這是經濟會議的第一個目的。還有一個目的，是將來財政會議所不能及的範圍

，如勞工問題，交通問題，貨幣問題，等等，它們的性質不限於財政，而涉及一般的經濟政策，非財政會議所能解決的，現在也可以在經濟會議內提出討論。這是經濟會議的第二個目的。據此，經濟會議的責任可謂非常重大，而照報上所載，大會只有三次，會期不過兩星期。以如此匆卒的討論，能否解決——不、能否使一般列席諸君懂得——這許多問題，實在是一個疑問。我們覺得會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但是要想它有效果，必定要下一番很好的準備功夫。財政當局如果沒有先下這一種功夫，那會議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實）

### 北京下了以後（二）

松子

北京下了以後，黨政府有幾件根本事情，應當即時着手辦理。第一要算裁兵。關於裁兵，各方軍事領袖，似乎都有覺悟。據說現在已有具體計畫，在半年之內，把現在全國軍隊總數二百二十萬之中裁去一半，即一百一十萬。此舉如真實行，而又有相當的安插辦法，總要算部分解決了現今中國一件最重要而困難的政治問題。第二便是訓政的實行。現今軍事已告一段落，應當是到了全國一般實行訓政的時期。訓政計畫的制定和實施，當然是黨政府目前緊急的工作。關於這層，他們也在準備，不過我們希望不像特別委員會時代一樣，徒然有訓政委員會之空名罷了。除以上

兩項以外，尚有兩三件應當即做的重要的事情，有特別喚起人們注意之必要。

不平等條約的廢除 北京下了以後的今日，全國已成統一的局面，列強再不能以中國無統一政府之理由，拒絕開改訂條約之談判。總理遺囑告訴我們，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一件事。現當黨政府統一南北，站在代表全國的地位，正是實現遺囑上那項主張的時機。問題是，國民政府沒有即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心和準備。現在外交當局究竟是抱的革命精神，還是妥協精神？我們讀了國民政府最近正式發表的對外宣言，不免有點懷疑：如果那個宣言是代表黨政府的真精神，恐怕廢約之事 不但不能澈底，而且要延遲下去的。在那個宣言中，看得出一點「革命」，一點「民族精神」嗎？寧漢分裂以來，我們的外交，實在太溫和，對於帝國主義者實在太客氣了！北京下了以後的今日，我們的氣為甚麼不可以壯點呢？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不是單純法律問題：這是中國國民死活問題，中國的革命，原來是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解放中國，恢復我國民的自由平等。我們所要求的是國民正當的權利，不是列強的「恩惠」。那末，我們對於外國政府便要有勇氣明白提出我們的要求，而且要有決心貫徹我們的要求，要準備於要求不遂的時候，取有效的對待手段。非如此者，廢約訂約，總不免徒託空言，因為帝國

主義的列強政府，總可把一些不着邊際的外交詞來搪塞我們，而使不平等條約廢除的交涉，無限的延擱下去。我們以為國民政府為貫徹廢約的主張，現在正當而有效的辦法，是：即時間列強政府分別開始廢約談判，要求在一定的期限內——假定從現在起一年以內——依平等及互尊重主權之原則訂立新約。如果列強拒絕談判，或過了指定的期限，而新約尚不能成立，我們便以無約國待遇此等外國。國民政府的外交當局，如果不是畏難而有意逃避責任，再不要遷延誤事吧。

立法院的設立 在國民政府治下，一件根本重要的然而最無組織的工作，要算立法了，去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始，有中央法制委員會之組織，後又有法制局之設立，兩者的權限也未劃清，然至多都只是審議及起草機關，并無立法的權能。立法權最後實集中於政治會議。特別委員會時代，把中央法制委員會歸併法制局，實則等於取消。從那時以後，立法系統更亂，一方面有一職司審議起草之法制局存在，他方面則中央各部各行政機關，也得自由提出法案由國民政府通過施行。於是起草之權分寄於各機關，而議決則在國民政府。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中央政府改組，通過有立法程序法，立法系統，乃稍劃定。即凡屬法律，必須政治會議通過（其他 關所頒布者只稱「條例」。）法制局雖不獨占起草之權，然而一切法案必須經過法制局審議。如此辦

法，立法程序，自然比較以前明確；而其結果在立法工作上大有進步。但是這總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不能滿足的履行國民政府立法的責任。政治會議以一個政治機關，究竟不適於立法工作。況且以多忙的政治會議委員們，也很少有充分的時候，細心致慮立法的專門問題。法制局也屬於行政機關之系統下，它只能盡起草及審議之職責，沒有立法的權威。為謀立法的進步及統一，國民政府早就應當把立法工作交給一個獨立的有組織的專門立法的機關，換句話說，即設立一個立法院。今當全國統一，立法事業更重大紛繁，立法院之設，更不容緩。在憲政開始以前，次第設立中央政府各院，原不背於建國大綱所定的程序。國民政府久已有組織監察院，考試院之計畫，何獨於更重要的立法院問題而可置之不議？最近胡漢民委員等自海外來電也有設立法院之建議。我們以為現在已經到了實行設立立法院的時期，只看如何組織了。無論如何，這個立法院人數不可太多——假定以三十人至四十人為度而其組成分子，似乎應參有本黨政治領袖和專門人才。自立法院成立之後，像法制局那種專司法律起整碼及保存之機關固不妨存在，為一切法案之提出討論及議決，則應不再經政治會議或國民政府，而集中於立法院這個新機關。

考試制度的施行 各黨政府之下，年來用人漫無標準，已成公認的弊害。一方面大開倖進之風，投機腐化不滿任的分子，充

塞各機關。他方面則有為的人才反有向隅之感。青年失業，已成普遍的現象。長此以往，不但黨政府不能登用適當的人才，造成有能率的行政；而且不免因失業問題而增長社會不安的狀態。國民政府久已議決有舉行官吏考試之原則。今日全國統一，正到了實行那種原則的時期，不可以再延緩下去了。考試雖然不能解決全部失業問題，至少可以解決那個問題的一部分；雖然不能給予青年人人以地位，至少可以保證政府用人的公平。在考試制度之下，凡有相當教育技能之人，可以希望有展其才能貢獻於黨國的機會，而在政府也比較容易求得需要的人才，矯正請託緣引的風習。我們以為國民政府現在應當速即制定官吏任用法及考試法，組織考試院，宣布全國官吏考試舉行日期。此項日期，至遲應不出三個月以外。這是黨政府刷新行政，造成廉潔而有效能的政府之第一個要件。

一七：六，二七。

## 物質建設中的廣西

前鋒

西南幾省，因為交通不便，消息不易傳達，外間人看那幾省，幾乎同化外一班。自從本刊的前幾期中登了若干篇「新貴州」的文字，西南的現狀，似乎已經惹起若干人注意。自辛亥以來，西南幾省，差不多可算是革命的根據地；到了北伐完成，建設國

始的今日，我們對於這革命根據地的現狀，更覺得有問訊的必  
要。

應這個必要，我們現在來談一談廣西的情形。在說話以前，  
先要聲明的就是：一個人的見聞有限，重要的事情，未必能件件  
談到。不過就所談的各種情形，力求正確罷了。

(一)地方的秩序 無論怎樣的社會，你要他成一個社會往  
前走，頭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秩序。任憑你那個社會裏的分子  
，都是智者，能者，賢者，德者，如果沒有秩序，除了終年終世  
，彼此擾攘以外，絕對不會幹出什麼事情來。這是常識的話，用  
不着待社會學者替我們證明。

當一個革命時期，舊社會的秩序，當然不能不破壞。不過破  
壞舊秩序，乃是為建設新秩序。否！有了新秩序，纔能破壞舊秩  
序。一天新秩序沒有成立，我們可以說一天舊秩序還不曾破壞完  
了。新秩序的成立，是不是恰合改革的目標，那固然是另一問題  
，可是我們如果要社會，我們一刻也少不了秩序。就是暫時的秩  
序，假定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勝幾千萬倍了。

廣西一省，自從陸榮廷叛黨以後，秩序如何紛亂，大概還在  
大家記憶之中。後來經過滇軍被逐，國民黨改組，等等重大的變  
化，地方上的秩序，纔一天一天的恢復。最近全省土匪擴清，除  
了邊境和兩三處高山的山地方，時有小股匪徒出入外，居然達到民

國以來，未曾有過清平景象。這不能不算地方當局做出來的一點  
成績。

(二)政府的收入 從前廣西省政府的收入，據說一年不過  
四百萬元左右。現在一年增加到兩千七八百萬元。幾年工夫，數  
目如此的陡漲，亦非是出產驟然增加，亦非是橫徵暴斂的結果，  
可以說完全是因為肥私與不肥私的關係。以前用政府名義的徵收  
，大半都落到私人的腰包，現在那一宗款，大部分着實到省政府  
去了。聽說舊日由梧州運貨到柳州，要經過十餘關卡；現在那一  
類的徵收機關，全部都撤消了。這也可以證明收入的增加，不是  
剝削商旅的結果。

政府中人辦事廉潔，我們十分的佩服。可是關於廣西省政府  
現有的收入，我們有一件不忍說的事。那就是鴉片煙過境稅。在  
二千七百萬元收入中，這一項過境稅恐怕要占二千萬。說起來令  
人可怕！廣西的當局都知這種飲鴆止渴的方法，終久不是辦法；  
然而現在在外的軍隊如是之多，什麼建設事業又不能不辦，所以  
祇好得過且過了。廣西境內，煙苗現在可算禁絕。這大宗的煙土  
，大都是由雲南貴州出來的。

要解決這一件重大的問題，我們少不了還要說到老生常談的  
節流開源的兩種途徑。建設的費用，是不能減的，教育的經費也  
不能省的。想來想去，祇餘下北伐成功的今日，大家努力裁兵的

一條仄路。如果這一條路走不通，什麼節流，都是空話。然而根本的問題，還是在開源。

(三)實業的計劃 廣西向來是一個窮省。說到出產物，除若干種農作物及些許礦產而外，就沒有多少輸出品。近世製造工業更說不上了。現在廣西省政府建設廳想突飛的從三路並進。一是農林，二是工，三是礦。關於農林的方面，已擇在柳州，南寧，桂林，三處設了試驗廠；又在柳州，龍州，南寧，百色，慶遠等處設了林場。廣西地曠人希，所以又有設墾荒局的擬議。這一類的事業，如果辦理得人，我們相信不久必有相當的成績出來。特別象廣西那樣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人口稀薄的地域，大規模的舉辦農林事業，恐怕在種種物質建設中，是最容易得生產的效果的。不用講旁的，就單說桐油，樟樹，等等已經夠造成出產的大業了。

關於工業方面，已辦的有織造廠設在柳州。製革廠設在南寧。硫酸廠，以秦廠，硝酸廠，火藥廠設在梧州。兵工廠設在潯州。其餘還有酒精，水泥，製紙，汽車，飛機等廠，正在籌備。廣西建設廳對於這類近世工業，雖然很熱心的創辦，然而成功與否，我們都不能不懷疑。除了幾種必要的製造廠如造幣等項以外，都含有與對市場競爭的意味，所以不做到十分的有効，恐怕不見得可以得着利息。純粹從工商業的立場看起來，對於酒精，以

秦，造紙等廠，我們尤其懷疑了。廣西省政府如果有了資本去辦這一類極專門的製造事業，似乎不如把那種資本投到其他容易，而且靠得住可以生產的事業上去。如果所辦的事業，除了營業以外還有其他的用意，那我們就不必置喙了。

關於礦業方面的發展，廣西建設廳，也有相當的計畫。河池，南丹，賀縣等處的錫礦。已經由政府開採。并在賀縣設有煉礦廠。其他錫礦，鉍礦，銻礦，汞礦等項，廣西一省中似有相當出產的希望。不過這一類五金礦正如前述的近世造製業一樣，容易受世界市場起伏的影響；而且五金礦的開採，必須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纔好動于。否則一擲幾十百萬，完全損失，是狠尋常的事。

就廣西各種礦產分布的情形比較起來，最有希望的似乎還是煤礦。煤層露頭的地方，現在固然祇限於遷江，柳城，賀縣，平樂，百色等處；假如經過一番詳細的調查和研究，將來發見了那重重不斷的石灰岩山脈底下都有很好的煤層，決不是意外的事。煤的開採，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業；煤的消場，更不成問題。最要緊是煤的運輸問題。

(四)交通的計劃 現在一般人對於廣西特別稱道的，恐怕就是關於交通的建設。向來廣西的交通，全靠西江，桂河，柳河三條大水。在夏季滿水的時期，有小汽油船（桂人稱為電船）可直通南寧，百色，柳州，桂林等城市。可是在涸水的時期，除了



南寧柳州兩處可以勉強航行以外，其他上流的地方，都不能行駛汽艇。就是到南寧柳州等處，也往往遇險。普通行旅，視為畏途。

現在汽車路已經修了四千多里從南寧到柳州一天可達。再一年年半的工夫，路長大約要增加一倍還不止。據說一條可以經過貴州直通重慶。一條經過全州直通衡陽。一條由南寧直通諒山。道路的構造雖然不甚堅牢，然而畢竟是路，畢竟可以行車，在那山地崎嶇的地方，總算難得的事。也就費了當局們不少的心力。他們雖然不得已用了徵工等等方法，然而不會鬧出象貴州那樣不築路就要割耳朵的笑話出來。關於這猛力修路一層，我們實在不能不佩服當局們的決心和毅力。

不過道路祇是道路。要求根本經濟上的發展，還非鐵道不可。西南的當局，特別廣西省政府的當局似乎已經見到這一層。所以近來聽說有修鐵道直達海口的提議。廣西全省經濟上的發展，若單靠那一個仄而且不好的梧州小港，恐怕不會成功。所以我們爲廣西打算，希望在最短時期中，完成一條穿過廣西中部的煤田直到海口的一條鐵路。

至若飛機交通計劃，全省長途電話，在現在情形之下，實在是可有可無的。

其他還有最重要的教育問題和黨務問題。因爲這兩項問題涉及

人的成分較多於涉及物質的成分，且述者不甚清晰，不敢妄談。

## 日本的對滿政策與中國統一的前途

楊雲竹

日本今年又野心勃勃的再三出兵山東致惹起濟南慘案，搶殺我兵民數千，反藉來作要求的口實。一面施行占領山東，一面增兵京津。五月中旬竟發出了分致南北雙方的覺書，明目張胆的以「維持滿洲治安」爲名，行其「適當而有效的措置」，在山海關設下防禦線了！這樣蹂躪我領土主權草芥我民命，無視國際公法，埋沒正義的暴行。誰能不激昂憤慨？然而國人對山東事件雖不乏正堂堂的論述，獨惜對滿洲問題仍然不無冷淡之嫌。我們以爲日本的目標仍然在此而不在彼。張作霖的勢力近於沒落了，糾紛錯綜的滿洲問題此後更加緊急，所以就日本對滿政策有考察的必要。

日本對滿洲的侵略，依日本對外戰爭，大概可分三個時期：第一期從中日戰後到日俄戰前，可說是勢力扶植時期。中日戰後，使朝鮮與中國脫離關係，同時取北進政策，自然和當時熱烈的採南侵政策的俄國相抗衡，卒至釀成了日俄戰爭。第二期自日俄戰後，至世界大戰終結，可說是勢力伸張時期。誰都知道，日俄

戰後，日本的最大收穫是把俄國在南滿的勢力奪過來，此後把南滿東蒙作他的勢力範圍。有名的「廿一條」的要求即在這個時期提出的。第三時期可叫做「擁護既得權」，或勢力擁護時期，從大戰末直到現在。在這時期中，日本一面擁護他的既得權，一面行使他的新獲得的利權。

日本近來說到滿洲問題，他便以「特殊利益」或「特殊地位」作他的標語。有時拿它來作護身符，有時拿來作開山炮，這是世人所周知的。但是這個「特殊地位」的名詞很缺乏明瞭一定的意義。大概說有兩個解釋，一個是相對的解釋，就是好像列強自十九世紀以來在中國領土內所獲得的利權特權的包括的稱。這是一般的解釋。日本人却不以此爲足，更有他的獨特的解釋，我們可以叫它作絕<sub>對</sub>的解釋。就是說，日本對滿洲的關係和列強的性質有不同，日本政府屢次的聲明都是說，「滿洲與他的領土朝鮮接壤，在國防上及國民的生存上有深甚特異的關係。」或者說是「死活關係」，或者如強硬外交派或一般國粹派所說的，日本在滿洲的地位是賭國家的存亡所獲得的，所以非拿同樣手段擁護它不可。凡此等形容語句，都可證明日本所謂「特殊地位」有特殊的解釋。這種地位，只有日本在中國有的。換言之，日本的決心是祇要關於滿洲的事項，不要他國容喙或干與。想變更日本在滿洲的地位，那便是影響於日本的「死活」。所以縱使他國可放

棄或退還在中國的特殊利權，日本也可拿這「特殊」來作後盾爭他的「死活」。

二

然而這「特殊地位」的內容是甚麼？日本人所謂「特殊」自有他們的主觀上的認定，我們沒法子論定。我們所知道的也無非是各種的利權特權。

- 第一，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延長是軍事上的特權。
- 第二，滿鐵附屬地帶的行政權屯兵設警權（後者並無條約上的根據），設立郵政局等是政治上的特權。
- 第三，滿鐵的經營，安奉，吉長的經營，其他鐵道的敷設權，投資優先權，和開礦權，是經濟上的利權。
- 第四，工商營業的自由和移民的自由是政治上並經濟上的特權。

日本爲維持擁護他的所謂「特殊地位」曾採取而且在採取的政策可說是始終一貫的積極政策。遇任何事件均持以強硬高壓的態度，這是不待言的。我們所欲指示的，是他最近表示橫暴到極點的那「維持滿洲治安」的野心。

日本人心目中從來不肯承認中國有治安太平的時期似的，所以不問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他都可以肆無忌憚的打出這個招牌來。但是這個招牌，不幸——於我國也許是幸的——把他的野心

暴露無遺了。日本如可以「維持滿洲的治安」，便可代中國維持中國的治安。若然，不侵略中國領土，主權，不干涉中國內政就作得到嗎？達此目的，日本祇有將滿洲作他的保護地。然而，中國爲完成統一而努力，自然不能把滿洲除外。當這統一的偉業延到滿洲的時候，便是日本以維持治安出兵的日子。換言之，依日本的心意，不但滿洲的治安日本不能不維持，並且只有日本能維持滿洲的治安，中國是不許過問的。這是甚麼話！

我國的領土，主權被蹂躪，利權被剝削雖已七八十年之久，但是還沒有一國敢聲明在中國領土內代中國維持治安的。有之，要算自日本始了！

日本要維持的治安，不是關東州的治安，不是滿鐵附屬地的治安，也不是南滿洲的治安，是滿洲——整個的東三省的治安。他要維持的是治安。維持治安便是維持秩序，也可說是維持現狀不使它發生任何變更。而且他的方法是不得不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置」（這個語句也許是自國際聯盟規約第十一條「聯盟爲擁護國際的平和起見（認戰爭或戰爭的脅威於聯盟全體有利害關係）應採取認爲適當且有效的措置」抄來的。）這自然暗指着用武力，增兵，解除武裝，開砲等直接手段而言。正和上述「鐵血死守」的論調不期而同。他在山海關設下防線便是這個「措置」的一個具體的表現。我國國民藉這個機會才明白彼所謂「特殊地

位」之真義了。

### 三

日本爲甚麼這一次特別的強硬？這是我們不得不發的疑問。我們的回答是日本爲維持他的「既得權」，存心想防止滿洲和關內各省的統一，想要維持滿洲作日本的「滿洲王國」的地位，他去作那王國的宰割者。誠然，日本的既得權除了從俄國繼承來的以外，許多都是待行使的「期待的權利」，並且這些權利的根據，主要是那「廿一條」要求後締結的「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條約」（民國四年五月廿五日）和同年交換的幾個換文。所以它們的效力，在行使上很有發生疑問惹起糾紛的可能，所謂中日間的「懸案」由此發生的不少。加以，他所最注意的，國民革命軍自第一次北伐以來屢次聲明「取消不平等條約」爲口號。眼看全國要統一起來，第一步該上解剖台的或許便是滿洲問題。這正是日本所最引爲心腹之患的。要之，日本爲確保她的既得權，希望國民政府正式的承認她的「特殊地位」，進而有利的解決中日間的懸案，於此乎有這「斷然的態度」。

第二，日本爲保護她的既得權起見，還怕東三省的勢力的分裂。自然，這也是爲維持她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之必要的打算。因此她希望最好是有萬世一系的統率者君臨東三省；縱使難作到這樣理想的地步，她也要挑選有實力的「實權者」來作滿洲王，或

者，至少，她也不吝犧牲的擁護實力者——她所信任的使他有實力。試看，前幾次張作霖要下野的時候，日本各處開國民大會，有援張的決議，十四年並去年日本的出兵，以及最近芳澤公使勸張作霖退出關外，一面日本的司令官聲明奉軍成着隊伍退出時，日本軍決不阻攔等等，那個不是本着這個方針進行的一貫的政策！

#### 四

東三省在我全國的地位，我想沒有人不承認是極重要的。固然，日本國內患人口繁殖過劇；日本的「產業立國」的政策須仰給於地大物博的中國的原料品，我們也承認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決不能予日本以侵略滿洲為正當的根據，何況，她不專要平常的移民，願意與主人地位的中國人站在平等的地位，她並且希望無限制無條件的原料的供給。中國所仰賴於東三省的緊急程度決不亞於日本。誠然，中國關內的人口向東三省去移住謀生者之多，照日本所調查的統計可見一斑：

在大連或營口登岸的移民統計數

	大連 上陸 數	營口 上陸 數
民國十四年	一九九·一五二人	九四·二〇二人
十五年	二七三·〇七一人	一一二·九二五人
十六年(前半年)三三二·六〇八人		六九·五九七人

此外加以自京奉路線或其他陸路移到滿洲各地的人數，半年

之中總不下六十萬人。並且據日本方面的調查，上列移民數中歸鄉者的比逐漸減少，永住者逐漸增加。這種現象容或由於年來關內戰亂不絕之故，但是關內各省人口之擁擠，生活之困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中國統一以後，第一要務，自然是裁兵和民生問題。裁兵的善後是被裁兵士之職業，解決民生問題不可少的條件是需要多量的原料，尤其是食糧。這些都非仰給於東三省不可。

復次。東三省一天不統一，中國的統一也是一天不能算完成。並且幾年來的苦經驗告訴我們，日本人維持治安下的東三省永久是關內統一的脅威。這也是我們不能漠視日本行動的理由。

#### 五

那末，我們對付日本的方案如何？民國九年以來，東三省與關內各省政治上的疎隔很是統一的阻力，同時也是敵人所樂得而利用的機會，此後我們要打破這個疎隔，我們希望於政府的是避却武力的統一運動。這不但指政治的統一並且要達到制度施設等的統一。第二，關於滿洲外交上的糾紛，務採進攻式的外交，相機訴之於國際裁判機關，或仲裁機關，使東三省的問題成為世界的問題。第三，獎勵關內的人民移住到東三省去。第四，擴充在東三省的國有事業，特別是增設鐵道。我們國民也應當注意於滿洲的情形，研究滿洲問題。

六月三日（張作霖退京之日）於東京帝大。

## 小說

### 荷花池頭

劉開樂

孤山對面的城隍山，既沒有南北兩高峰的奇偉，也沒有葛嶺山的一種漫長的曲線美，實在說不上有「引人入勝」的力量。可是來西湖的人，除了著名的勝景，像是飛來峯，三潭印月那些地方外，總也要爬一次城隍山的：這原因不是在觀山，而是瞻望那些別處再沒有的寺廟了。你看吧：有「月下老人」替你擎着粉紅線兒，去拴那藏在香室深閨中的妙齡女郎的心，牽向你的面前來；替你找着了可愛可親的那女郎還不說，又怕你們倆在一塊過久了，寂寞了，厭了那種老沒有變更的生活，於是在藥聖廟旁，又有「太均送子殿」，給你們送個又白又胖的小孩，使你們的生活重為新鮮起來。至於可以求財避禍的廟呀，寺呀，尼姑庵呀，那更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了。

五六年不曾見面的久君，前天晚間由上海到了西湖。昨天一起床就要去城隍山。我對他說：「你急着去城隍山幹嗎？說是看山吧，老實講它在不美。」我又說：「若說是去找『月下老人』吧，這是沒有的事，宛英（久君的愛人）還不夠可愛？再說為求

小孩，你不是說你們的小宛才生下來嗎？」我更笑着說，「若說是為小宛去找月老，太早還不說。這也不是新式父親所不為的。是不是呢？」久君只是聽着我說，却不參加一言。住在齊下的朋友來了，說個天晴空萬里，去龍井，九溪十八澗玩一天，「好，就去龍井吃龍井茶罷」，我說過，於是大家就拉着久君一塊去了。

「今天怎麼說的好，是非去城隍山不可了。」久君由床上坐起來，就這們說。可是外邊霧大的，二三尺遠的渡船都看不見，只聽見濼濼的水響，白茫茫的大空，人如在細迷的白紗罩中。「天既有這樣大的霧，就等下午去吧。」我看了看外邊，對久君說。「也祇好等了」，久君披着衣服，站在面湖的窗前，頹然的，悵悵的，回答我。看他那神氣，兩眼只是想從濃霧中，望見對面的城隍山。

吃過午飯，天是晴的嬌艷，媚人。

○ ○ ○ ○ ○

「好！這是『太均送子殿』，你再去求一位小孩吧。」當走到了殿前，我推着久君進去說：「不過我却不敢贊成你求一個男孩子，女孩要可愛多了。將來我有了資格，我只要女孩，半個男的也不要！」

「倒是要進去看看！」看久君很悽然的，鄭重的說，一點沒

有含着類於我同他講着玩的語氣，我到愕然了。

進去殿內，久君深深地望了望神座前，低下去的頭，似有淚珠從眼裏滴到地上。我不知道他爲什麼傷心，又不便突然的向他問，茲得借辭的說：「久君！我們到外邊去看錢塘江罷。你看有許多帆船，漫漂江上，到是賽材。」我出來後，他很久才出來，我們繞了一圈，由糧道山那條路下來了。

到了司前街，我說肚裏有點餓了，「久君！到青年路女子職業社去吃些點心吧。」但是他却像沒有聽見我說話，由司前街轉到裏龍舌嘴，過塔兒頭，到清波門直街，走進水溝巷了。「久君！不累嗎？這樣穿街過巷的做什麼呢？」「去看那一家的門！」久君接着我的說話。「那一家的門！」我接着問久君。

到了水溝巷那頭，久君看了看四條巷的路牌，又走進去了。起先還是走的很快，到了多半巷時，很慢的走，是在注意每家的門牌數目了。

「啊！就是這家了」，當久君看見路南零二零三號門牌時，突然的，急促的說出這一句話。

這家看來也還不很窮，不過不像一家新發財的人家，而似一戶代代爲官，排場很大，到現在有點衰微了的樣子。大門裏邊，白板牆上掛着一塊銅牌：「方宅。」我們正站在門口，由裏邊一跳一縱的跑出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學生，穿着洋服，大大的眼睛，

頭新用油梳的光亮。他一走出板壁，看見我們很注意的望着他家的門，簡直是驚異的有點不知所措了。在門坎上很不自然的，站了不到兩分鐘，突然的又跑進去了。

「久君！走罷。我們這樣站在人家門口，要被人家疑怪的；你看那個學生跑出來，看見了我們立刻又跑回去了。」我一邊說，一邊拉着默不一言的久君，向西走。

出了四條巷北轉，是荷花池頭。久君走到了荷花池頭，簡直是忍不着的哭了。我也再不能忍耐，不能怕唐突了，於是問道：「久君！爲何這般傷感呢？那一家是什麼人家？」久君感傷得說不出話來。半天才回答我說：「若！你知道我的弟弟，那是多可愛的一位青年，唉！他就是死在這兒的，死在這荷花池頭的。」說到後句，簡直咽不成聲了。

「啊！我往北京中央公園看見過他好幾次，真是一位沈靜而有思想的青年，他的帶女孩兒的溫柔的性情，尤其是可愛了。他的畫於柔和中涵蓄着偉大；怎麼會一下子就死掉了呢？」我本想勸慰久君，可是到這時自己也是傷感得流下淚來，不知如何說是好。

○ ○ ○ ○ ○

「這已是大前年的春天了。那時我與宛英一齊在南京住着。萬料不到的，一天下午我們突然接到一件電報，說『令弟八日夜

去世，即來杭。」這簡直是把我們驚的不知道東南西北了。

「一日我們還接到他的一封信，說是西湖春景極好，他整天的漫遊清波門外一帶，並說我們的事不太忙，也請來西湖玩幾天。一禮拜以後就說死了，真叫我不敢相信，可是報死的電報，明明擺在眼前。我當日就趕到了杭州。」我們坐在荷花池頭的一塊石頭上，久君一邊拭淚一邊說：

「弟弟在北京學校裏畢了業，那年九月間到了南京，在我家裏住不到三個月，就爲朋友邀着來杭州了。當他要來時，宛英不讓他走，說是大家在一塊愉快，免得他一個人單身寄居外邊，心裏難過。可是他說：「自己在北方乾燥的地方住的久了，很想藉此到西湖，畫點色彩鮮明的風景畫」，又說「反正西湖距南京不遠，思念的時候，馬上又可以到一塊的。」我與宛英覺得他的話也很有道理，所以就放他走了。

「唉！誰曉得他到了杭州，不到五個月，就永久不回南京，離我們而去了。」久君說着又哭起來，我也是跟着流淚。過了幾分鐘，我對久君說：「人已竟死了，也是沒法，活着的人，太傷心與身體有害，死者看見他的親人，爲他難過的傷了身體，他必定更加難過了，心酸了，人的生死本沒有一定，看達些，早死晚死，還不是差不多嗎？」

「話是不錯的，倘使人是病死或別的一種平和的死，也沒有

什麼足以使人格外傷悲的，可是弟弟的死，是死的那們悲慘，永

不讓人忘記。唉！你沒有看見，他點着火，然後把自己燒死在火中。」久君伏在我肩上，深泣了。半天又斷續的說：「唉！我剛看見被燒的黑慘慘的身體，我簡直是認不出來，他就是我可憐的弟弟。唉！世上還有死的那們慘的嗎？」

「啊！他是自殺的？」我聽了久君說後，不知不覺的，極爲驚異的問他。

一月十五日

昨天晚間來到了杭州。

嫂嫂不讓我來，說我一個人太寂寞了。飯沒人理、衣服破了，該洗了，沒人管，怕我難過，要我留在她們家裏。唉！嫂嫂的愛護我，使我一生不能忘記，可是嫂嫂顧慮到的，絕不是令我難過的，所以終於借口「沒有到過西湖」，離開了她們，一個跑來西湖了。

嫂嫂與哥哥送我到下關車站。「弟弟！每日早睡早起，不要去想敗興的事，唉！一個真是再苦沒有的了……嫂嫂叮嚀我到此，已哭不成聲，我也只是心酸的哭泣。到底是哥哥理智些，說這又不是久別，何必這樣傷心，「車要開了，我們也回去吧。」嫂嫂一邊哭，一邊隨着哥哥下車去了。我一個愈想愈難過，一直哭

到無錫。現在已隔了一日，心裏還是難過着。

昨天一到杭州，就給嫂嫂一信，說是很平安的到了杭州了。

今天王君邀着去遊孤山，西泠印社，但心裏總是悽涼一點不成興趣。

一月二十日

這幾天總是睡到半夜，就突然的醒了。不知爲何，心像被人擊刀割去一塊，痛得，空虛得直想放聲大哭。唉！果然能痛哭一次也好，却又哭不出來，心裏苦悶的一直到天明，也睡不下去。

前天去看了葬在孤山陰的馮小青的墓。可憐的小青，十六歲嫁了人，十八歲就被葬送了。我以爲小青的墓，一定預與她的悽脆的生世相吻合。那曉得是那們醜的一個四脚亭子蓋着，秀麗的小青有疑，不知如何的難過啊！我坐在她的墓前，不盡心裏向她默禱：「小青！小青！生着是過了那們悽慘的日子，死了又被蒙在這樣醜的亭下，你夠多們傷心呢！啊！小青！我不就死的話，我一定想法子重新建築一座美亭，使你不得安定的靈魂，得有棲所。是不是呢？小青！」

嫂嫂真太掛念我了，昨天來信說，夢見我病了，夢見使用人弄些生飯冷水給我吃。問我果真杭州太苦的話，還是回南京去吧。來到了西湖，到沒有病，可是人的沒有精神，又真像病了。袁君說我精神恍惚，不錯，我自己也似乎覺到人是昏迷着。唉！昏

迷，爲什麼不再昏迷些，一直昏過去，不好嗎？現在這樣的生活，真是難受，像似一個罪人，不把他一鎗打死，却擊小刀在他身上割來割去，讓他零受。這不知是得罪了什麼神，讓我過此種生活！

二月一日

這次來杭州，本是朋友邀來教書的。所以不管心情如何的不安，前天也就去校中鬼混了四個鐘頭。

學校在已塌了的雷峯塔下，每禮拜要去三次。爲想少跑路，想搬到瀟園一帶去住，可是房子真貴，能住的總在四五十元。想分租人家的又沒有。這到是一個問題了。

二月十日

那一班的學生，都很可愛。那一位大大眼睛的女生，我頭一次看見她，就覺得她特別的可愛。現在稍微熟了點，人究竟是不錯，學問好，身體好，性情看來也不壞的。

每次上課，自己不知不覺的，總是走到了她的面前。她大概姓方吧？每次下課，就坐車向清波門那一帶去，想來是住在那一邊了。

住的房子，仍未找到合式的，天天跑來跑去，很覺得困倦。

二月十三日

昨晚給嫂嫂一封信，說西湖的天氣不大好，陰晴沒有一定，



冷暖”有一定，天天下午要起風，人很容易得病，不過自己很小，想沒有事發生的。並附給西湖風景兩冊與她。

今天教那女生，彼此談了不少的話。知道她很愛藝術，從前在中學的圖畫教師，還是島國留學生呢。她說：『很想畫水彩畫，但不知如何下手。』『好罷！我來教你，你有顏色嗎？』今天下午我同你們一塊去寫生。』我接着說。『有的，有的』，她很快很簡捷的說。

到了下午，她還邀了四位，一同去城隍山前畫畫。她真是格外聰明，從沒有學過水彩畫，而能畫得那樣，是不容易的事，

她的態度，是高雅，活潑，聲音是音樂般的好聽，一說話，兩頰就紅起來了。對我一口一個「先生」，叫的怪親熱的。啊！純潔的少女，可愛的少女。世界果都是這般少女，那真是極樂世界，純潔神聖之國了。

二日二十日

這幾日，天天下午同她一塊去寫生。彼此熟啦，什麼話也可講了。她的家就住在四條巷。她每天從學校回去，要經過我的門口。本來想搬走，因此也不預備搬了。

(未完)

###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三)

梅立克著  
西澄譯

好久沒有聲音之後，她末了冷冷的說：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六期

「一言以蔽之，你覺得一點都不好，不是嗎？」

他又換一換煙斗的位置。「哼——」

「喔，說實在話吧，哈蒲脫！」她叫道。她臉都灰白了。「我們倆的中間誰也用不着哄誰！」

「這戲不成，歌屈羅」，他很難受的招出來了。

她收起稿子來，放在一個抽屜裏，輕輕的關上了抽屜。她的嘴閉得緊緊的。他是一個大批評家，而且是她的丈夫；可是她是一個著作家，她得保護她的自尊心。這是第一次她懷疑他的眼光。這是第一次她的意志與他的對抗起來。這「不成」，他說——她不能信這句判詞，她要證明給他看他是錯了！

「我們不要再說起它吧」，她一會兒說，回答他說的幾句安慰的話。「我做錯了，就是了。」可是在她的心裏，做錯的是問他的意見，並不是寫了那個喜劇。

她決定了不再延遲的就送到辟克狄麗戲院去。自然，她現在不能用她自己的名字了——他既然覺得這劇本一點兒價值都沒有，就是排演起來，他也許不願意人家知道他夫人寫的。她得用一個別名。要是她的作品有人肯排演，要是成了功，她得同他說，很委婉的，可是很斷然的說，他太好吹毛求疵了，他的偏見蒙障了他的鑒別力——實在他並不是與他自己所想像一樣高明的批評家。

在這裏我們得順便說明他批評「狄娜的大胆」的話是完全對的。那個劇本真是他所思量的那樣的糟糕。

她在第二天下午把這稿子寄出去了，好幾個星期之後，被人家抱歉得很的退回來了。她頑梗的說，倫敦城裏並不是只有辟克狄麗這一家戲院——她又包了起來，寄給大愛登。大愛登「抱歉得很」，而且攔在它那裏的時間更久些。這個戲本寄給了好幾個鬧氣戲院都沒效果；忽然一天——她十分欣喜的把那封短短幾句話的信念了一遍又一遍——一個戲台老板請她去面會。

直到合同簽過了字，蓋好了印章，她才把這消息告訴給哈丁。這是她的揚眉吐氣的時候了。這時候離開念劇本的那一晚，幾乎有一年半了，但是她沒有忘記他給她愛的屈辱。這一層他從她的聲調的頓挫，她的眼光的神色，她的新得到的自尊的氣概裏忽然的，很偏僻的，覺察到了。

「我很爲你喜歡」，他半吞半吐的說。「我知道你會喜歡的，親愛的」，她回答，有些照顧他的神氣。

他沒有自己去批評這戲；他解說給她聽，他要是去了，不能不極真摯的把他的成見寫出來。報館總編輯另派了一個人去批評「狄娜的大胆」，那個人的批評，從全體說起來，倒還說得不壞。除了幾個例外，所有的報紙都沒有下攻擊。更好的，觀衆居然中意了這本戲。第二天上座很不錯，而且一晚比一晚好起來。到

第二個星期六，居然一個空座兒都沒留。漸漸的這戲成了這一年中的有數的幾個大成功之一。自然消息傳出去了，作者是哈蒲脫哈丁夫人。畫報等登了整頁大的她的相片，而且把她的「著作方法」，和她對於世間事物的意見都記載得很詳細。一個公司的廣告報告給全國聽「狄娜的大胆」是用「達夏威自來水筆（價十先令六本土，各文具店均有出售）寫的。」她在前排俱樂部演講「戲劇之作法。」戲報貼出了「第三百次公演。」許多戲台老板都很恭敬的表示他們也希望有排演她的傑作的光榮。

他們的希望都沒有落空。她以後雖然沒有寫過同第一個一樣流行的劇本，可是她寫了好幾個成功的戲，都是差不多性質的東西。哈丁一家現在不住在巴倫了，搬到很時髦的某區的很闊氣的某街上住去了。他們的小孩常常警告哈蒲脫，「上樓梯的時候聲音輕些，因為媽媽正忙着寫東西呢。」歌屈羅在家中說話是最有權威的，出去排戲的時候，坐的是一萬塊錢的汽車。他一個人出門的時候，這批評家坐的是公共汽車，覺得反而高興些。雖然她供給了一個奢華的家庭。他常常的想要是能夠獨身過日子就好了。

(一) 狄代祿 Diderot 十八世紀法國大思想家，司坦達爾 Stendhal 十九世紀法國大小說家，大批評家。

(二) 巴倫 Balham 倫敦城西南角的一個區域，住在那裏

的大都是中下階級的人。本篇譯者就曾經在那裏有住過一二年的幸運。

## 通 信

### 上海臨時法院的易長問題

致現代評論記者

上海公共租界的臨時法院，是一個非馬非鹿的機關，國民政府的權力到達上海以後，本來就應宣告撤銷，另行建設純粹中國政府辦理的新式法院。祇以國民政府一年以來，爲「遷就事實」計，對於以前上海領事團和孫傳芳治下的江蘇省政府所訂的協定，并未自動的宣告無效，不過對於該項協定所造成的情形，取一種暫時容忍的態度。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國民政府對於該項協定的本身，却未嘗與以法律的承認。

去年秋間江蘇省政府下令撤換院長盧興原，而代以鄭毓秀，上海的領事團一面向我國的外交當局提出抗議，一面授意西字報紙攻擊國民政府，爲之張目，以致被任命者不能到任，同時盧興原對於省政府撤換的命令，也提出反抗的文件。後來江蘇省政府又派該院庭長謝永森代理院長，謝亦不克接收。當時國民政府爲保持司法的尊嚴，明令盧興原停職，由監察院審議。嗣因監察院

尙未組織成立，該案延不解決。最近江蘇省政府又派河世楨爲該院院長，而盧興原復不交卸，并呈國民政府指斥省政府的新任命爲非法。一面上海領事團復推波助瀾，造成擁護的空氣。

按盧興原呈國府文中所根據的理由，爲「依約法第五十二條所載：法官在任中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又最近公布之法官懲戒條例第一條，在監察院未成立前。法官在任中非依本條例不受懲戒。」

國民政府對於臨時法院，雖然未曾與以法律上的地位，但鑒於海公共租界華人利益的重要，自然也不能聽其變成帝國主義者魚肉華人的工具。據說，一年來臨時法院的腐敗，較之初設立時，已經增加。此種情形，國民政府自不能熟視而無所動。我們爲事實所牽制，一時即或不能夠撤銷該院，另行設立。但至少也要將該院的行政，澄清一下子。爲此目的而撤換院長，自是政府應做的事，外人何能置喙？國府明令盧興原停職，交監察院審議，本來已經是尊重司法獨立，爲法官謀保障的表示。因爲停職時期，被停職人雖不能執行職務，但日後經合法審議認爲不應處分時，還是可以復職的。這種手續，甚爲普通。并且盧興原停職之令，遠在法官懲戒條例頒布之前，照法律講，該項命令不因法官懲戒條例的頒布而失其效力，因爲照「法律無回溯效力」的原則，法懲戒條例的效力不能及於國府停職的處分。所以現在盧氏

還在停職狀態之中，江蘇省政府爲法院行政而人負責起見，當然有權派人主持院務。按照法律，盧氏經法官懲戒委員會的審議，而認爲不應處分時，祇有復職的權利，那許反抗政府的命令？

一直到本文屬稿的時候，作者尙未得悉，上海的領事團對於此事是否有正式行動，但我國任免官吏，政府依照法律，自有權衡，斷無須經外人承認或同意之理。照我們的主張，江蘇省政府應當訓令何世楨立刻前往接收臨時法院，嚴令盧與原交卸。至於盧氏以前被控瀆的種種行爲，仍當候法官懲戒委員會的議決。新院長接收法院之後，倘然外國領事方面橫生枝節，使法院行政受有障礙時，甚至使租界治安不能由法院維持時，我們即可作爲一種理由，向各國政府交涉，請求收回租界——自然包括租界內的法院。

還有一點，據傳上海的領事團，爲保全盧與原的顏面起見，想和國民政府修改臨時法院協定的一部份。就是想將該法院直接隸屬於司法部——而不屬於省政府。其意若曰：目前的爭議，乃是盧與原與省政府的爭議，若使省政府喪失對於臨時法院的管轄權，則盧與原亦可引去。這種見解的幼稚，無庸多說。國民政府向未承認該項協定，自然不能討論到它的修改。現在正是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候，我們還能和所謂上海的太上政府——領事團——締結不平等條約嗎？至於將臨時法院隸屬於司法部與否，此

是內政的問題，國民政府認爲必要或便利的時候，自然可以自動的辦理，何必徵求領事團的同意？

關於此點，尙有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者。近來國民政府當局及一般社會，深切覺得上海臨時法院的根本組織及其運用，有許多亟須改絃更張的地方。於是便有人提議由我國外交當局向上海領事團要求修改孫傳芳時代所簽訂的協定，使管轄該院的機關，該院的行政，和該院的上訴的機關等問題，得一比較差強人意的改善辦法。這個提議爲應付目前事實計，自然也有其理由。但是我們要注意的：以前的上海會審公廨 爲領事裁判權擴張和濫用的事實之一部份。現在的臨時法院乃由會審公廨蜕化而來，名雖上雖是中國政府的司法機關，但實際上以前公會公廨的弊端陋習，現在的臨時法院應有盡有，有的地方，反而變本加厲。并且因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的簽訂，該法院在北京政府治下已經得到一種法律的根據，雖然這根據是極薄弱。國民政府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領事裁判權的條約——向來取事實上暫時容忍的態度，絕不認其有法律上的效力，一方保留對於此種條約的全體和一部份，隨時自由處置的權力。關於不平等條約中弊害最大的領事裁判團，國民政府採取根本廢除的堅決態度，這一點可自反對法權調查委員會赴粵調查的事實看出來。等到國民政府與各國從事領事裁判權問題總解決的時候，上海臨時法院的問題，

自然要連帶的來解決。日前我們却不能與上海的領事團從事該項問題枝節節的磋商。因為我們倘若貿貿然和上海領事團討論該項暫行章程，便是我們對於該項章程本身的承認。無論討論的結果，與我們怎樣有利——況且這也是不可靠的事——我們對於該項章程的承認，儘足束縛我們將來處理這個問題的自由。國民政府對於領事裁判權，應該效法土耳其用革命的方式取銷，却不能效法暹羅用混合的法庭的過渡辦法。將來等到相當時期，我們對於領事裁判權的問題定可實施一勞永逸的計畫。我們希望外交當局把眼光放遠一點，勿貪小利，勿務近功，抱定方針，積極做去，最後的勝利，是要屬於我們的。 梁黎立

## 本刊第六卷合訂本廣告

本刊合訂本雖已出到第六卷，但第一卷至第五卷現在多已售缺，只有第六卷合訂本尚有存本，然存數亦不甚多，一經售完，即不再印。愛讀本刊諸君務請勿錯過最後購閱之機會。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六期

## 本刊第三週年增刊出版了

- |              |      |
|--------------|------|
| 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    | 周鯁生  |
| 賢明政府的立脚點     | 平心   |
| 婚姻的制度問題      | 燕樹棠  |
| 關於官廳會計的幾個問題  | 楊端六  |
| 中國勞動運動       | 樊弘   |
| 廢止中國字，用拼音文字  | 彭學沛  |
| 中國的新教育       | 莊澤宣  |
| 廣州大火下的日記     | 振聲   |
| 菩提達摩         | 胡適   |
| 法國近十年來的戲劇新運動 | 袁昌英  |
| 中國音樂與日本音樂之關係 | 歐陽予倩 |
| 她們的他（戲劇）     | 凌淑華  |
| 巴黎的判決（小說）    | 西澂   |
| 絮絮（詩）        | 甲辰   |
| 文亞峽（詩）       | 徐志摩  |
| 心靈像蘆葦（詩）     | 金髮   |
- 全書共計一百二十四頁 定價大洋四角

一九

# 新月書店一週紀念

陽曆六月十六日起一個月

## 贈送書券

(每滿五角贈券一角)

### 中國國民黨中央日報出版

-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革命的精神
-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臆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掛號三三八三

##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三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